

K L A S S I K E R
M Y T H E N

50

经典神话

[德] 格罗尔德·多默穆特-古德里希 著
黄冰源 译



3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50 经典神话 / (德) 多默穆特 - 古德里希著, 黄冰源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50 Klassiker Mythen
ISBN 978-7-208-06915-2

I .5 II .①多 ②黄 III .①神话 - 文学欣赏 - 古
希腊 ②神话 - 文学欣赏 - 古罗马 IV .I1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0587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郑 嫣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50 经典神话

[德] 格罗尔德 · 多默穆特 - 古德里希 著
黄冰源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80×98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00,000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915-2/I · 400
定价 56.00 元



I545.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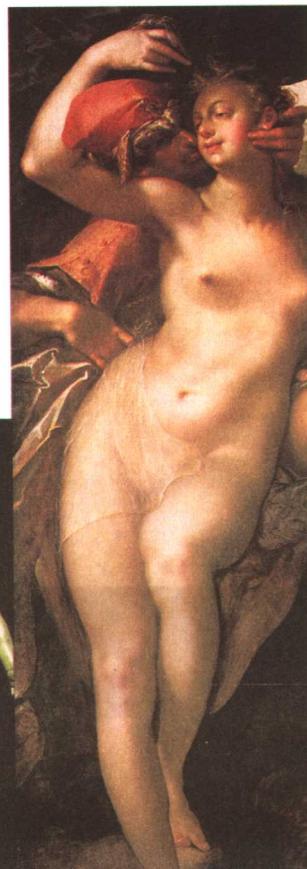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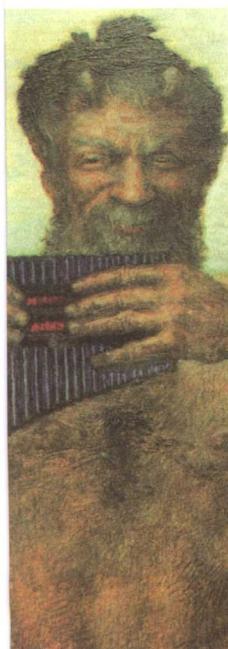
2007

K L A S S I K E R
MΥTHEN

50 经典神话

[德] 格罗尔德·多默穆特-古德里希 著
黄冰源 译

- | | | |
|--------------------------|--------------------|-----------------------------|
| 6 时间表 | 70 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 | 102 多此一举 / 鲁班门前卖艺——把猫头鹰带到雅典 |
| 8 序言：永葆活力的神话 | 76 达那厄与金雨，或宙斯的变身 | 108 欧罗巴 |
| 22 阿喀琉斯的脚踵 | 80 少女猎手狄安娜 | 112 哈得斯与塔耳塔洛斯——冥府 |
| 26 美男子阿多尼斯 | 84 醉酒和感官享乐的神：狄俄尼索斯 | 120 赫克托耳和安德洛玛刻 |
| 32 耀勇善战的亚马逊人——希波吕忒与彭忒西勒亚 | 92 狄俄斯库里兄弟 | 124 美人海伦 |
| 38 双面安菲特律翁 | 98 厄里倪厄斯——复仇女神 | 130 赫拉与伊娥 |
| 44 安提戈涅与反抗的权利 | | 134 赫拉克勒斯与奥基阿斯王的牛圈 |
| 50 阿波罗 | | 140 赫耳墨斯——盗窃与商业之神 |
| 54 阿特拉斯：强悍与愚钝 | | 148 伊菲格涅亚 |
| 58 混沌与宇宙，或世界的诞生 | | 152 卡珊德拉的警告 |
| 64 喀耳刻的诱惑 | | 156 迷宫或忒修斯的考验 |



- | | | |
|------------|--------------------------|-------------------|
| 162 美狄亚 | 208 潘、萨梯和西勒诺斯 | 258 坦塔罗斯的痛苦 |
| 170 美杜萨的头颅 | 212 帕里斯的判决 | 262 提坦与巨人 |
| 176 艺术女神缪斯 | 216 珀伽索斯 | 268 特洛伊木马 |
| 182 母性神祇 | 222 珀耳修斯与安德洛墨达 | 274 维纳斯与阿摩耳 |
| 190 那喀索斯 | 226 波塞东与海洋诸神 | 282 纪元 |
| 194 俄狄浦斯 | 232 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与忒修斯的青年时期奇遇 | 288 半人半马族肯陶尔 |
| 202 神谕 | 238 普罗米修斯 | 294 独眼巨人库克洛佩斯 |
| | 244 皮格马利翁 | 304 重要神话人物名字的不同写法 |
| | 248 塞壬的歌声 | |
| | 254 西绪福斯的苦役 | |



时间表

约公元前 6000 年

巴尔干半岛进入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占统治地位的农业文明逐渐发展；这意味着人们生活的氏族依靠一位共同的母亲或女祖先作为纽带，联系起整个氏族，男子尚未获得公众地位。

约公元前 2000 年

“印欧大迁徙”：原先讲希腊语的部落开始在南部巴尔干半岛定居。

约公元前 1600 年

印欧战车入侵希腊，建立了“迈锡尼式”的希腊帝国，其文化与当时先进的克里特文明一脉相传。出现第一批以起源于古克里特文字的“线性文字 B”写成的古希腊文字。

约公元前 1200 年

“多利斯人入侵”：短短 100 年间，原来居住在北方的新移民彻底摧毁了克里特文明；大混乱时代，原本由多个聚居点组成的特洛伊城被迈锡尼战士以武力摧毁，在多利斯人尚未侵入前，迈锡尼人趁机逃亡小亚细亚。

公元前 700 年

以古老的口头流传为基础的荷马史诗诞生；希腊城市诞生。

约公元前 725—650 年

希腊艺术的“东方化风格”表明希腊和东方国家重新建立起文化交往，一些源自东方的怪兽（例如斯芬克斯）被吸纳进希腊神话。

约公元前 2500 年

在爱琴海及地中海其他各地，女性小雕像十分盛行；这可以证明当地对女性神祇、或者说唯一的“伟大母亲”的信仰和崇拜。

自公元前 1700 年起

克里特岛的“弥诺斯文明”盛极一时；克里特与埃及和叙利亚沿海地区联系紧密。

约公元前 1450 年

克里特与希腊形成统一的文化圈，迈锡尼军队攻占克里特。

约公元前 1100—700 年

希腊的后迈锡尼文化与“几何学”；对米诺斯—迈锡尼的高度文明渐渐淡忘，只在口头流传。

约公元前 700 年

荷马史诗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赫希俄德记录了传说中关于宇宙的形成和众神的诞生，不久《荷马赞美诗》诞生。

约公元前 600 年

哲学思想和神话批判萌芽；“古风时期”的花瓶画以神话为主要内容。

约公元前 518—445 年

生于忒拜的保守派诗人品达将神话流传与崇高的诗歌艺术结合在一起；早期古典主义花瓶画和雕塑的神话主题。

约公元前 430 年

索福克勒斯凭借《安提戈涅》（公元前 442 年）、《俄狄浦斯王》（公元前 428 年）和《厄勒克特拉》（公元前 413 年）达到创作巅峰；紧随其后的是欧里庇得斯的伟大悲剧《美狄亚》（公元前 431 年）和《伊菲格涅亚》（公元前 408 年）。

约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1 世纪

古希腊文风学者以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中心，从语言文学角度研究神话传说；他们收集、归纳了多个神话源头，试图剔除其中不计其数的矛盾之处。这些学者中以公元前 2 世纪生活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学者阿波罗多罗斯最为知名。不过，那部据说由他创作的篇幅浩大、包罗万象的神话集却是直到公元前 1 世纪方才问世。该时期的希腊古风艺术催生了大量裸体神像，直到 19 世纪依旧被奉为最伟大的艺术作品。

自公元 5 世纪起

天主教本笃会修士开始在修道院中记录他们心目中最重要 的古希腊作品，以图流传后世。维吉尔的作品在中世纪极为盛行。

公元 17—18 世纪

巴洛克艺术沉溺在神学的英雄主义和性欲主义之中。

公元 19 世纪

古希腊文学、艺术和关键神话传说成为全欧洲的教育必修科目。众多作家（如德国的古斯塔夫·施瓦布）以时代流行的方式重新撰写了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与古希腊

约公元前 467 年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将攻忒拜》标志着神话成为古希腊悲剧的原始素材。

约公元前 425 年

曾把希腊神话与西亚和埃及神话进行对比的游记诗人希罗多德逝世。

约公元前 1 世纪末期—公元前 1 世纪初

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古希腊的艺术和文学重获新生，维吉尔撰写《埃涅阿斯纪》，奥维德创作《变形记》。

公元 15 世纪

文艺复兴运动率先在意大利重新发掘了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希腊知识在当时的学者中广泛传播。

公元 18 世纪后半叶

新古典主义开创了古代文化的新纪元。艺术和文学纷纷效仿古代原型。

公元 20 世纪

古希腊神话知识在西方世界日渐衰落；科学技术和民族主义神话往往成为“神话”的代名词；不少源自神话的语言表达方式早已丧失其最原始的含义。

序言：永葆活力的神话

■ 只有当读者了解画中的维纳斯试图阻止情人阿多尼斯去打猎，以及后者在这次打猎途中不幸遇难的背景，才能真正理解这幅巴洛克油画的戏剧性。

一名貌美如阿多尼斯的美男子走在大街上，阿摩耳用爱之箭射中一女子。该女子同样美丽如海伦，可“阿多尼斯”却掌握了她的“阿喀琉斯脚踵”。面对男子的冷漠，女子陷入坦塔罗斯的痛苦。或许他有某种俄狄甫斯情结，又或许他患有那喀索斯式的自恋症？可惜我们的美人必须清楚，若希望自己能像喀耳刻那样让异性着迷，就好像把猫头鹰带到雅典。电话那头，美轮美奂的喀耳刻悦耳的歌声令他神魂颠倒，无法抵御，两人



相约在“巴库斯”小酒馆见面。噢，现在勾引阿多尼斯对美人而言，再也不是一桩西绪福斯的苦役，不久就见到两人手牵手出现在希腊的“阿佛洛狄忒”海滩旅馆……

我们的日常用语充斥着源自古代神话的各类谚语、俗语。那么，这些表达方法究竟从何而来？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深层含义？“神话”的根本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神话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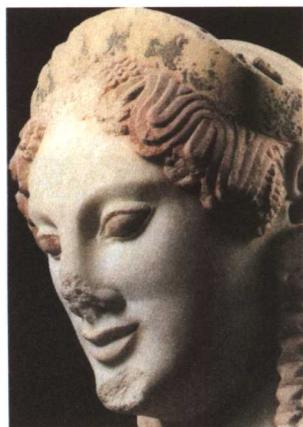
如果我们评论某件事就好像“一个神话”，那么画外音往往是这件事纯属虚构、子虚乌有，毫无真实性可言。但“神话”绝非“童话”：童话是某种“能帮助人们实现愿望”、虚构或杜撰出来用以取乐的故事，神话虽然也包含着童话元素——例如，德国的一些民间童话故事仍然保留着不少神话痕迹，但比起童话，神话的含义要深远、重要得多。神话是整个民族的文化体现，包含着构成民族文化的各种记忆、传统和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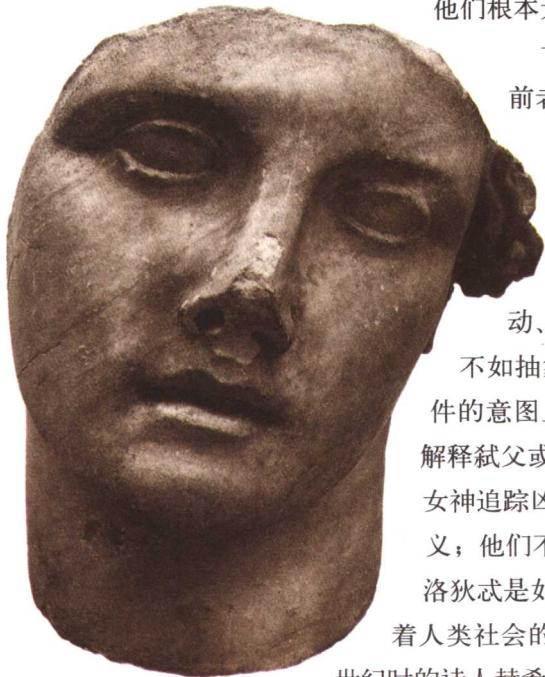
神话具备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它以形象的方式诠释了大自然的力量：白昼与黑夜的交替、植物从繁茂到凋零的四季生长循环、人类从诞生到死亡，以及闪电、雷鸣。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着金光闪闪的大车，每天从天穹中驶过，昭示着新的一天的到来；宙斯一发怒，便会降下雷电。神话还对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及所有民族的命运给出了解释：人与人之所以常常陷入纷争，是因为不和女神厄里斯从中挑拨；奥林匹斯众神的争端导致特洛伊战争，特洛伊人和希腊人轮流占据上风。我们可以对如此“解释”一笑置之，但在抛弃这种神话思维之前，我们必须想到今天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星象对命运大有影响，虽然

“Mythos”还是“Mythus”——希腊语还是拉丁语？

“神话”(Mythos)一词来自希腊语，原意是“文字、说的话”，与此类似的，德语中“传说”(Sage)也起源于“说”(sagen)。罗马人吸收了这个词，并加上“-us”的拉丁语词缀。不少神话名字也被以类似方式拉丁语化了。例如“Tantalos”(坦塔罗斯)变成了“Tantalus”，“Achilleus”(阿喀琉斯)变成了“Achilles”(德语中更省略为“Achill”)。有些希腊神祇被替换为罗马人的神，因此虽然故事的主角是同一个神，使用的名字却完全不同：例如宙斯对应罗马神朱庇特，阿佛洛狄忒就是罗马人的维纳斯。本书附录的《对照表》罗列了一些神话人物的不同名字。

■这个出自公元5世纪初期的女性雕塑流露出贵族的尊严……





■ 希腊古典艺术中的贵族尊严被一种心理渗透取代，这正符合古典悲剧中神话的心理化过程。

他们根本无法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

古代希腊人已开始区分“神话”和“逻格斯”：前者是指出自远古时期、地位极高的传说故事，后者则指清晰的“理性”的语言。我们最早从希腊哲学中获得的抽象、科学的世界观实际出自神话。当人类尚未掌握正义、爱、起因、作用等概括性的概念前，以生动、形象的故事为沟通方式，虽然其中的含义不如抽象的概念那么固定，但就向部落描述某桩事件的意图上看，已足够精确了。他们不用煞费口舌去解释弑父或弑母行动会导致何种交叉后果，可怕的复仇女神追踪凶手的故事足以让听众充分领会这种行为的含义；他们不必绞尽脑汁对爱情进行心理分析，听听阿佛洛狄忒是如何多次介入诸神及人类的命运就足够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神话思维越发精确、抽象。

公元前7世纪时的诗人赫希俄德已开始整理神话传说，并借神话的力量，挑战当时缺乏责任和道德意识的富有阶层；他以激进的手法表现了正义女神狄克（Dike）看到人们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时，是如何被驱逐出境、向父亲宙斯哭诉自己的遭遇、并要求报仇的。赫希俄德借正义女神狄克创造了一个独特形象：一方面，她属于神话范畴，是一位女神，但另一方面，她又是正义和以和平方式调解各方利益这个现代观念的化身。公元前6世纪，雅典社会极其动荡，整个城市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智者梭伦（Solon）受命出面调解，他巧妙地借用赫希俄德杜撰的狄克形象，顺利地推行了自己的改革措施。至此，神话第一次为人们自觉

制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正义女神也由此超越了其原始范畴，成为“正义”的政治概念。类似出自神话的概念缔造了希腊的政治哲学——而希腊哲学从来就是政治哲学的同义词。

神话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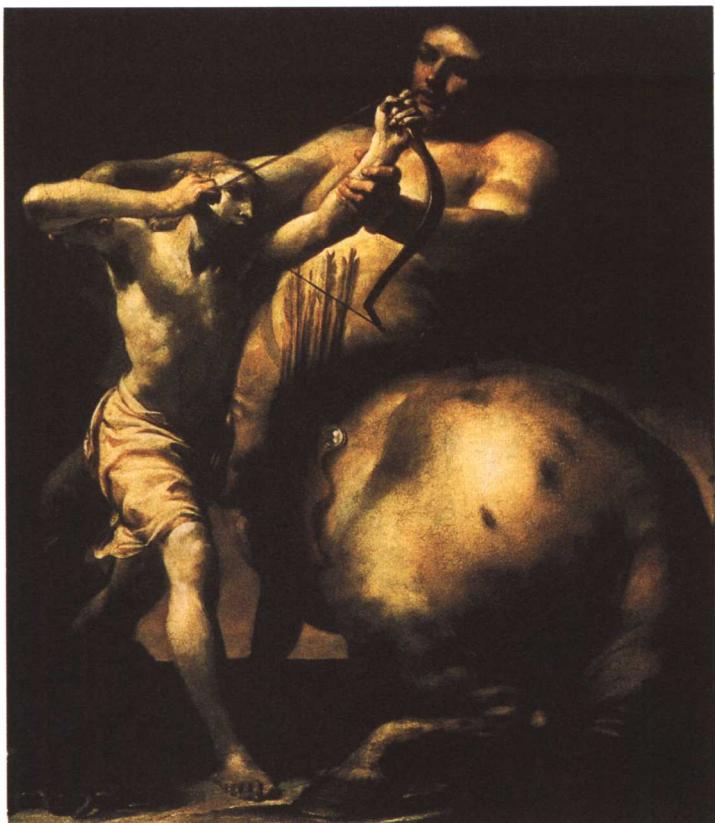
由于流传过程充满变数，因此大多数神话都存在几个版本。本书引用了其中最知名的版本，并根据情况，注明其他版本。世上不存在惟一“正确”的神话版本。

流传和神话故事

神话也就是“被传述的故事”，最早起源于口头流传。这也就是造成神话大多意义含糊、且时常自相矛盾的原因。人们相互讲述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故事就这么流传开了，而差别也就此产生了。同一桩交通事故的三个目击证人讲述的不可能是同一个故事。反之亦然：如果一个故事被转述的频率足够多，那么每次总有一些特定的主题、甚至特定的句子和表达方式会重复出现。我们各自的家族历史流传就是这样的例子。过了一段时间，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个不断重复的故事版本同最早的原始情况是否吻合，而再过不久，真实性也已无足轻重。所以，神话往往存在多个不同版本，但所有版本都有一些相同的主要主题和语言表达方式。希腊学者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曾尝试将流传在各地的神话传说和不同的原始素材收集到一部作品中，可面对众多分歧，他也只能无奈地采取折中方法：“有人认为……而另有人认为……”神话的多样性和多义性有一个绝对的强大优势：既然版本众多，总有一个合适的故事。讲述神话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情景，并赋予该情景相应的含义。关于这点，可以从希腊诸神的形象中得到最充分证明：例如赫耳墨斯既是商人与旅人的守护神，又是盗窃之神，哪类人需要他



■ 牛背上的欧罗巴：一个以小说故事展现漫长历史过程的神话。



■ 神话以独特的方式“诠释”了不同寻常的事物：阿喀琉斯之所以能成为大英雄，是因为他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导师、智慧的人马族肯陶尔基戎，图中，基戎正教阿喀琉斯射箭。

希腊各部落浩浩荡荡从东南欧草原向今日的希腊所在地迁徙，并将“宙斯”随之带入新的领地。南迁过程中，希腊部落不仅征服了一个个原本生活在希腊大陆和爱琴海诸岛上的民族，同时将他们的文化一并摧毁——当然他们也不忘将其中的某些部分移植入自己的文化中。克里特的弥诺斯文化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和西亚地区一样，“公牛崇拜”在该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希腊人在神话流传中保留了曾辉煌一时的克里特文化遗迹，并称克里特岛是宙斯的故乡。因而，宙斯在欧罗巴神话中以公牛形象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弥诺斯文化沦亡很久之后，希腊人开始海上航行，与埃及和西亚等高度文明地区开展贸易往来。这些与之前的信息共同构成了欧罗巴被抢走的故事背景。神话中的美人欧罗巴并不是一位欧洲女子，她的父亲阿革诺尔祖籍埃及，后移居至腓尼基

的帮助，他就是那类人的保护者。无论肩负何种职责，他在世界不同角落总有其特别的圣所。因而，当地人心目中的诸神和神话的含义不仅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还会因地域不同而产生差异。历史的变迁也同时留下了痕迹。

在漫长的口头流传发展历史中，神话总会不断吸收那些反映真实历史事件和长期文化发展的新元素。

以美人欧罗巴遭到变身公牛的宙斯引诱的故事为例：故事主人公宙斯最早是一位印欧体系的天神，公元前2000年到1200年期间，

希腊神话与圣经

不少希腊神话传说与圣经仿佛如出一辙：例如世界的起源、大洪水、第一对人类、天堂以及黄金时代。究其缘由，在于希腊人从西亚文化借鉴了不少神话传说，而以色列正是这个文化传统的一员。

人聚集的叙利亚地中海沿岸。所以，欧罗巴来自一个曾让希腊人汲取无数文化成就养料——特别是书写字母——的地区：欧罗巴神话也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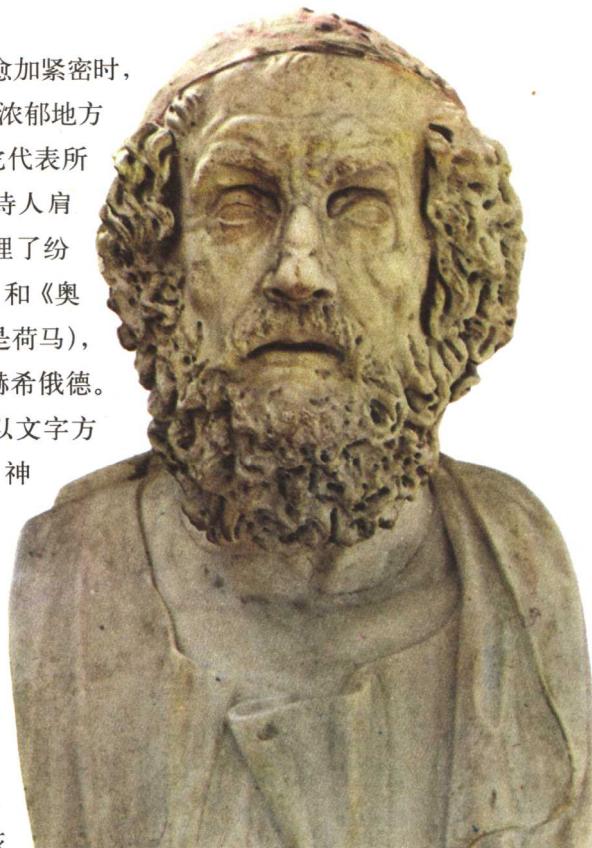
跟随着这个关于恋爱中的宙斯以及被计谋和暴力抢走的欧罗巴的神话故事，我们走进了有史料记载的希腊原始社会。它是一段被浓缩进故事的记忆痕迹，是一段人们尚未开始书写历史时的故事。

当希腊人渐渐向城市聚集，彼此接触愈加紧密时，他们感到必须寻求一种方法，将原本带有浓郁地方和家族色彩的各种传说融为一体，并用它代表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观念。这个责任落在了诗人肩上：他们以高超的艺术手法，编织、梳理了纷繁多样的神话素材，其中首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们（希腊人认为这个群体就是荷马），以及第一个试图系统化整理神话素材的赫希俄德。约公元前7世纪，赫希俄德的作品最终以文字方式被固定下来。口头流传至此划上句号，神话从此不再变化。

神话的社会功能

家族的口头流传故事对维护家族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每个部落社会都保留着各自英雄祖先和伟大首领的神话故事，即便在当代民族国家里，关于气势恢

■ 整个地中海领域能发现不少这幅盲人歌手荷马的经典上身像的复制品：这证明这位半神话色彩的诗人即便在罗马时代也仍受到极高尊敬。



宏的战争和革命、关于民族英雄和传奇人物的神话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希腊人的神话世界里，每一处圣迹、每一块墓碑、每一座神庙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它们也因此成为周围居民的共同依托，并增强了人们的集体感。很久以来，维护某处墓穴或神庙的信仰、将相应的神话故事世代言传下去的任务，一直由某些特定的显赫家族担当，而他们也始终细心、虔诚地履行着这份特权。之后，希腊城邦、即“波利斯”（Polis）遴选出其中最关键的信仰崇拜，将之提升至公众性事务的高度。

希腊人所谓的宗教从来都不是私人事务。每一个自由公民都隶属于某个群体，而任何群体，无论是家族、男性联盟、城邦，都拥有互相交错的独特信仰。这些信仰的集合体与国家的政治派别相互对应，没有人可游离其外。

反之亦然：一切宗教元素都有其社会、政治含义。希腊人所谓的“圣灵”从来都是指那些促进公共利益的信仰崇拜，而与精神体验或个人道德无关。希腊人判断成员“亵渎神灵”或犯罪的标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违背集体准则，个人道德因素在其中无关紧要。同样的，如有人因过失冒犯了信仰的规矩，将必然受到惩罚或为此“赎罪”。直到进入希腊古典时期，人们才开始渐渐以道德准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

正如每个希腊城邦依靠共同的信仰、以及支撑信仰的神话维护各自的团结一样，希腊世界也是一个信仰的集合体。

■ 中世纪外衣下的古希腊神话：15世纪某手抄本细密画中，特洛伊城楼前的木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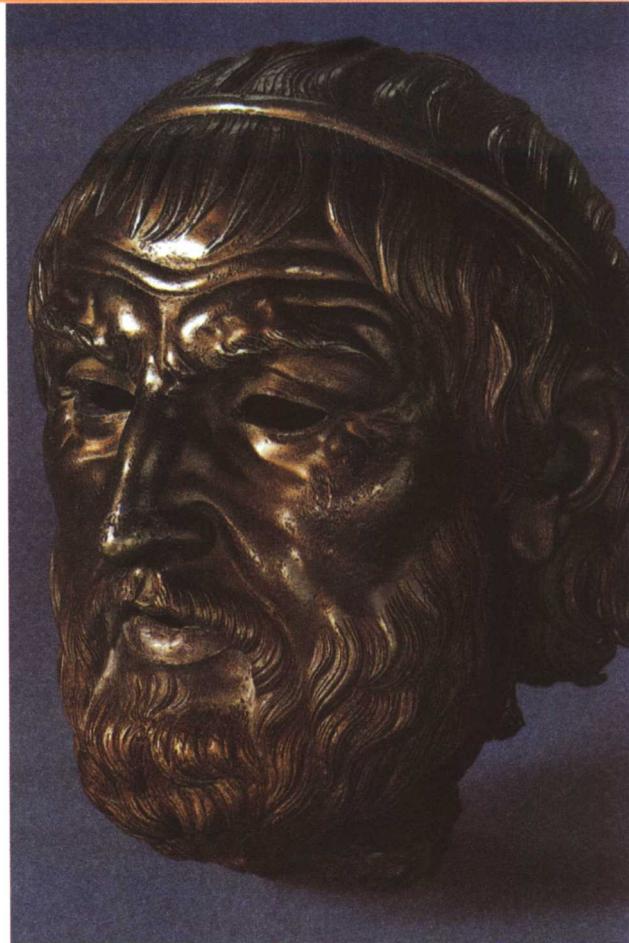


德尔斐神谕、奥林匹斯比赛以及荷马史诗是所有希腊人的共同财产。讲述特洛伊战争的《伊利亚特》、吟唱奥德修斯一路波折坎坷的《奥德赛》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古希腊文学作品。即便罗马人也努力使自己的传说与荷马的世界保持一致，于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成为整个地中海领域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共有支撑点。

随着希腊城市的日益壮大、希腊文化的日渐繁荣，神话又被赋予了新的职责。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波斯战争结束后，雅典成为希腊地域最广阔、力量最强的城市，这意味着雅典公民将获得更多参与政治决策的平等权利——一份前所未有的责任！原先印刻着强烈村庄痕迹的传统观念已无法满足一个世界城市的公众生活的需要，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明辨是非的准绳。这种情况下，剧院便成为雅典人获取经验的巨大作坊，各种现实问题借助神话的形式，一一呈现在雅典观众面前。

公元前462年至461年，雅典公民大会剥夺了贵族议事会、即雅典最高法院的权力，“政变”前后，各界始终没有停止激烈争论。难道那些出身高贵、声名显赫的男子们分不清孰是孰非吗？难道他们并不像自己声称的那样，是神选中的国家领袖吗？普通人能和他们同席讨论政治吗？当然，剧院里讨论的也正是这些问题。

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乞援人》中，神话国王庇拉斯各斯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国王达拉乌斯的50个女儿因不愿嫁给她们的50个堂兄弟，在神的旨意下，逃到阿尔戈斯寻



■伟大作家的理想头像：欧里庇德斯。